

◀ (上接 2 版)

花样的年华容不下真正扎心的忧伤，20 岁的年纪善于生产、更善于消费快乐。“地方近就近一点吧，快乐就交给督导去创造了。”姑娘们彼此宽慰，这份坦荡与豪迈却给了小哥哥王梁丞不小的压力。



闲不住的何玉竹(第 67 组)帮王奶奶剥玉米。 刘迪摄



东北小伙白清源和拍档“小辣椒”祝玉玲(第 61 组)在吴爷爷家采访,贴心的玉玲还不忘帮爷爷扇扇子。 刘迪摄

7 月 22 日,为期一个星期的培训结束了。第二天早上 7 点半,“家金”67 组便从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出发了。接下来的大半天里,成都东站、南充站、南充市城北客运站依次成了小伙伴们定位地点;校车、高铁、大客车、出租车顺次成了调查员们的交通工具。

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与准备,7 月 24 日一大早,初来乍到的调查员们便“摸”进了村子。村委会“出人意料”的给力支持让这群年轻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——访问样本中的 15 户受访者被请到了村委会。虽然此时访员的提问还远不够娴熟,采访也缺乏技巧,但是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阿姨的耐

心与宽容,让“手忙脚乱”的访问热火朝天地进行着,“哪里还顾得上午饭,饿了就啃两口干粮”。还好王梁丞准备充足。

身为督导,很多时候王梁丞都是往返于各受访户、村委会之间。午后的村里不大见得到人在室外活动,田里的黄瓜

话联系受访者,电话那一边的回答简单、明了:“我在忙,不做。”旋即挂断了电话。“有困难,找书记”绝对是一条行走于乡间的不二法则。村支书一通电话之后,一位热心的大叔就带着馨月和她们的拍档再次上门了。大叔叩门,台词更是精妙——“大学生来了”。这一次,一位年轻女子轻轻推开门,露出半个身子来:“爸爸身体不舒服,昨天阴阳师来看过了,这两天不好出门,家里也不方便来人。”聊了两句才知道这位小姐姐便是户主的儿媳妇,对于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,只是怀有身孕,身子不大方便。见馨月一脸的为难又不知该从何说起,小姐姐主动提出愿意在家门口的核桃树下接受访问。馨月和她的小伙伴,外加王梁丞,三颗心终于落了地。

人在征途、孑然一身时,心中常常不由得敲起退堂鼓。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手挽手走在一起,前行的意志才会坚定。

何玉竹的一个访户外出探亲了,电话联系后对方表示愿意接受电话访问。何玉竹在系统中登记,不想却跳出“根据过滤问卷该样本已满足换样,是否换样”的提示。姑娘急了,赶快抱着平板电脑去找督导。领队自然不是白给的,王梁丞三下五除二就纠正了玉竹先前的不当操作,提交了电访申请。谁知后台质控人员在和受访者进行电话核实时,却得到了“不愿意接受电话采访”的答案。于是,这个样就不得不换了。十分钟后,新的样本来了。王梁丞急忙拿着新样本去找村支书,村支书一听名字,眉头就簇了起来:“他们全家都在外面打工啊。”于是玉竹只得再次以“全家在外”为由再次申请换样。很快,新的样本又来了,可是受访户同样不住在村里,一家人在县城打工。这一次,王梁丞决定追到县城去。

事实上,这一天 67 组的队员们正是兵分两路行动的,此刻王攀和符亚均正在县城采访。这样说似乎并不是特别客观,准确地说,此时亚均正在替接受王攀访问的阿姨卖菜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亚均只卖掉了几个番茄和一斤刀豆,总营收 8 块 5 毛钱。阿姨并不恼,反而宽慰亚均:“我们这里只买熟人的菜,他们不认识你,当然不会有生意。”

说起王攀,作为 67 组除督导外的唯一男生,也是有故事的人。王攀来自内蒙古,标准的北方“汉子”,乡间的四川话完全听不出道道来。于

是,在最开始的那两天,他受尽了拍档姑娘的各种嫌弃。大学生投身“大调查”,中心是有补助给大家的,虽然数额已经并没有多么重要了,姑娘们却偏要拿这个说事儿,说王攀就是“躺着赚钱”,毕竟那些天活儿都是人家代劳的。可王攀并非等闲之辈,没出三天就可以独挡一面了。于是,姑娘们赶紧又颁了个“最佳进步奖”给他。

坐在王奶奶家的小板凳上,王梁丞托着腮,盘算着若干让他更为头痛的事情。67 组共有 7 个社区、5 个村的 280 户样本要访,路线设计、经费管理都是督导的职责所在。下一站该去哪里?王梁丞在手机地图上找不到答案,决定还是晚上收工时请教下包车的司机师傅。这两天,县城与村之间每日包车往返,王梁丞与师傅谈定的价格是 80 块。不知去到下一个远一点的村时,师傅是不是还会答应这个价格。这个研一在读的大男孩,第一次找到了当家的感觉,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柴米之贵。

7 月的川渝地区,晚上 8 点钟太阳还不紧不慢地走在落山的路上。迎着晚霞,吹着晚风,67 组的第一天调查工作终于收工了。王梁丞带领着调查员们步出村委会,大家沿着缓缓的坡路向下走向公路边。生命中,晚霞从未如此绚烂。这群年轻人毫不怀疑,此刻的清凉与静好是独属于他们的。一切都是对自己一日努力与辛劳的嘉奖。“那一刻的感觉实在太棒了!”回想起那晚的美,王梁丞的脸上依旧写满了自豪与沉醉。回到县城后,王梁丞带着队员们狠狠地吃了一顿。据说那一晚,平均每人吃了两碗米饭。

8 月 6 日,在王梁丞的朋友圈里,终于又见 67 组众姑娘甜甜的笑。分别十几天,一张张脸蛋分明个个小了一圈,黑了不少。“在连续 3 天每天 25 户的高强度工作量下,约下个村的书记,他说今天村里‘赶场’,所以我们决定休整一天,酷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我们要拜访朱德故里的红色的心。”这一天,姑娘们终于“脱我战时袍,着我旧时裳”,换去了天蓝色“戎装”,穿上了最美的裙装。

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第 61 组——“我们会来接你们的”

唐玲是个白白、瘦瘦,一身文气的姑娘。平日里娇羞柔

弱的妹子被扔在了田野间,偏偏又成了督导,竟也生出了十二分的沉稳与果敢:早上,她顶着太阳把调查员送去受访户家里,晚上她常常披星戴月去受访户家里接调查员收工,其间就是折返于各受访户宅院之间。可惜这世上的女子多半是路痴,很多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没了方向。每每这个时候,唐玲就只好来来回回地走,然后见人就问。“反正我记得每个访户的名字!”

到了目的地,常常脚也乏了,她就静静地坐在一旁,听调查员的采访提问。“这样才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采访存在哪些问题,晚会时就可以总结了。”旁听了一段王靖淞的访问之后,唐玲起身赶去下一户看看情况。出了门,“靖淞的提问有点急了”,督导小姐姐自言自语。

这一次 61 组进驻的这个村分布得比较分散,一条公路把整个村子一分为二,邻里之间常常彼此相望而不得见。“大部队”7 点进村,时钟过了 10 点,游璐嘉和陈崎滢才出现在了受访户的家门口。一路上,两个姑娘不知翻过了多少田埂,穿过了多少玉米地,不知踩出了多少属于自己的路:“常常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,然后只好折返回去,换一条路试试。”

“苦尽甘来”的“苦”是“辛苦”。看到两个姑娘满头大汗,阿姨抱出了自家种的梨子:“这个我们是不卖的,只留着自家吃。”一边说,阿姨一边不急不忙地削起了梨皮,一个接着一个,不一会儿每个人手中便都抓着一个去了皮的梨子。咬上一口,甜甜的汁水入喉,这大概便是“苦尽甘来”的“甘甜”。

梨也吃了,访问就该开始

(下转 4 版) ▶

策划: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: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编辑:
陈韶旭 csx@whb.cn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
关注文汇报

